

忆旧·古运河

众生·人民路

去往村里小学的土路

| 龚得泽 文 |

20世纪80年代,家长们似乎比现在轻松,孩子上学不要送,不需接,学校也不要求家长过问孩子作业。

村里的小学附带了一个幼儿班,不分大中小,只有一个班,我在那里读了一年,算是我的学前教育。报到时我已经满了5周岁,算是比较迟的。报名那天,父母没去,是大伯家的三姐带我去的。三姐比我大几岁,那时候也在村小读四五年级,她带我过去帮着交了一元钱作为学费,我就成了一名幼儿班的学生。

一年级报名时,当时乡里有7周岁才能上小学的不成文要求,我年龄不够,父亲陪我去了一下,开始时学校还是坚持不让报名,我很伤心,现场哇哇大哭。教导主任黄老师,曾经下放过我们生产队,看到我哭了,顾念我在幼儿班表现不错,特别是前不久的六一儿童节还拿过乡里幼儿竞赛的一等奖,就帮助说了好话,学校这才勉强同意我报名。除了这两次报名,在村小读书的其他时间,除了偶尔和小伙伴结伴而行,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斜挎着绿色帆布书包独自去上学。

现在如果报道哪里孩子还是独自上学,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,但在当时真的是天经地义。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,如果哪家孩子没有特殊情况还需要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天天接送,那么,这个孩子多半会不好意思,可能有个别孩子羡慕,但大多数孩子会不解以致嘲笑甚至鄙视。

孩子们的家分布在村小周围,最远的路程也不会超过2公里。我们家门口东西向的路是乡镇通往东面湖边各村的主干道。家的西面五六十米的地方是一个三岔路口,朝南的路只连接南面一个村,走的人远少于东西向的路,南塘桥就在南北向的路上。这两条都是乡道,比一般的机耕路宽不少,路基都在七八米左右。路的两边行道树那时都是杨树,乡里人称之为“大叶柳”。村小在南北向的路边,三岔路口向南六七百米地方的西侧就是。我每天上学、放学,需要经过这两条村里的干道。

东西向的路是砂石路,路的北侧一般有住户。那时路上除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行人外,主要通行靠手扶拖拉机。拖拉机的前端是一个柴油机头,需要手摇启动。手扶拖拉机没有方向盘,用两个长长的扶手控制,扶手和机头连成一体,在扶手的下方有一个端口,通过螺丝,可以接旋耕机、犁,也可以接车斗。柴油机车头接上车斗,就有了运输的功能,被称为手扶拖拉机。扶手后方、车斗前端有个可以挤两到三人的驾驶座位,后隔有一个挡板和较高的栏杆,连接着一个敞口的车厢,下面装有两个轮胎,

加上机头下面的两个轮胎,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车体结构。车厢两侧有铁皮做的20厘米左右宽的厢沿,车厢可以装粮食、化肥、水产品、秸秆等各类货物,也可以载人,人可以坐在车厢的边沿,也可以带板凳坐在车厢中间。

砂石路上面铺着细细的小石子,都是从很远的丘陵地方运来的。砂石路的好处是雨天时行车不至于陷下去,车可以晴雨通行,坏处是晴天机动车走过时灰尘扑面,给行人脸、头发和衣服蒙上一层灰。

南北向的路是土路,路面除了土(当地话称土为“邋泥”)还是土,两侧没有人家,是农田和水渠、水塘。南北向的路虽然人流、车流远少于东西向的砂石路,但也经常走机动车。晴天还好,一旦下雨甚至雨后很长一段时间,土质的路面都会泥泞不堪,手扶拖拉机在上面行驶非常艰难,经常会陷进去,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才能推出来。

下雨时,大人走在这条土路上都有点寸步难行,更甭提孩子了,穿着雨靴也容易滑倒,如果穿解放鞋(乡里称“烈士鞋”)不仅保证不了不滑,还容易灌了一鞋水。

更要命的是,老家是黏性土壤,雨水泡过,手扶拖拉机压的一道道裂痕又积满了水,土质的路面全变成了淤泥,脚踩下去就会陷进去,好不容易拔起来,再踩下去还是陷下去,如此反复,很费劲,很耗体能,也锻炼意志和耐心,同样的路程要比晴天通行多上几倍的时间和力气。

学校也实事求是,规定在幼儿班就读的孩子,雨天可以不用到校。如果连续多日阴雨,小孩子就可以天天不用上学,有一次天晴几天之后我还是赖在家里没去上学,父母也没在意。老师看多日没来,就让同一个生产队的两个孩子带了两次口信让我去上学,我都没有理睬,有一天下午上学时分,她俩去学校途中又拐了过来,还直接找我妈告了状,妈妈

来气了,拿起竹子编的大扫帚撵着我打,打得很疼,我只有乖乖地跟着她俩去学校。这也让我明白了,即使是幼儿班,也是有规矩的。从此之后,再也没有无故逃过学。

上了小学之后,就没有幼儿班的雨天不上学的福利了。每次下雨,心里都有点畏惧,但也没有什么办法,只能费劲地撑起一把竹子、帆布做的传统大黄伞,套上雨靴,冒着雨,走在通往学校的泥泞土路上,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地腾挪到学校。这个时候发现在烂泥路上走也有技巧,比如可以沿着路边有青草的地方走,把草踩在脚下有点滑,但不容易陷,还比如手扶拖拉机轮胎压过的路面裂痕,底部因为被车轮重重压过相对紧实,沿着这种车轮沟子走也不容易陷进去,等等。但即便如此,到了学校经常一身汗。童年上学时的这个畏惧和阴影,现在想想其实也是一个锻炼身体、磨炼意志、增添乐趣的机会,回忆起来不全是是不适,还有点激动甚至向往。

这条烂泥路,后来村里老年协会争取了一些资金,村里又集资了一点,在村民共同劳作下,变成了简易的砂石路。开始,路的标准比较低,为了防止雨天手扶拖拉机对路面的破坏,在这条砂石路最北端的两侧修了两个水泥墩,墩顶各有个钢筋圆孔,雨天时用一根长长的钢筋,连接两个钢筋孔,搭在水泥墩上,一端卡紧,另一端上把锁,防止手扶拖拉机开进去。等到雨过天晴,路面基本不烂后再把锁打开,让路重新畅通。

这条土路改为砂石路时,路边的村小已被撤并。这个时候这条路上每天仍有学生,但都是前往镇中、镇小上学去的。再后来,砂石路改成了水泥路,路口的水泥墩也被推倒,乡间的水泥路逐渐四通八达,路网越来越密,标准越来越高,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多,艰苦、艰难的记忆渐行渐远。然而遗憾的是,随着镇上小学、中学的式微撤并,路上已不见匆匆走过的中小學生。

照片里的人生

| 包小惠 文 |

晚上,我正陪孙儿写作业,手机嘀嗒一声,芳发来两张照片。照片已经发黄,但保存完好,两张青春靓丽的笑脸从中飘了出来。

我和芳同岁,一起出生在东津河边的半边街上,是枕着东津河哗哗的流水声长大的。幼年时我们在一起玩耍,上学了,我们同校同班。周末和寒暑假,只要天气好,我们则相约着下田打猪草,上山寻草药扒松毛捡竹丫丝。

初中毕业,我去了中等师范学校,芳读了高中。虽然我们再也不能每天黏在一起,彼此间的联系却没有间断,我们鸿雁传书,在信中交流各自的学习生活。芳十八岁生日那天,我们相约去照相馆拍摄了第一张照片。羞涩含情的双目,可爱纯真的笑脸,两朵微微绽开的小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

次年寒假,我们又拍了第二张合影。两人都穿着棉袄,棉袄外面罩着一件白底小花的确良罩衫,里面翻出来的小方格领是假领。那是一个正流行用碎布料做假领的时代。物质的贫乏并不妨碍每一个少女的爱美之心,我们常常步行去离家十里外的杨狮(上海人的协同厂驻地),在五颜六色的的确良碎布中买回自己喜欢的,交给家门口的裁缝来做成。照片上两位青葱少女,穿着穗点的方格假领,笑面如花,正是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的年华啊!这应该是青春最美的样子!

时间是条平行线,把两个没有血缘的人交集在一起。我们不知道生命中谁会和你有怎样的机遇,谁会在不知不觉中挤进你的生命里温暖你的时光,惊艳你的岁月。而芳就像一道暖阳,静静地铺洒在我芜杂的生命里。

师范毕业后我分到乡村初中任教,芳恰巧也在我上班地方的粮站工作。芳的厨艺很好,我常常去她那蹭饭。饭后两人沿着乡村小道漫步,小河边,田埂上,柳林中,姐妹俩敞开心扉,有聊不完的话题,谈自己的男朋友,说心中的小秘密……那段时间,我们拍了不少照片,有端坐檐下的,有嬉戏于花田的,有坐看流水的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时光的车轮不会因为岁月的甜蜜放缓脚步,很快我们有了新的身份——先是妻子,而后是母亲,再后来是奶奶外婆。但命运之神真的很眷顾我们。结婚后我调进了城关学校,芳也很快调来我所在地的粮站工作,她的家离我工作居住的学校不到两百米远。两个好姐妹又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溜娃打牌聊天。

芳的丈夫林是很好的人,温和善良,负责有担当,对芳全心全意的好。虽然他们经历了下岗再创业艰难的谋生历程,但他们从没被困难打倒,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,小家庭也经营得舒适温馨,他们把独生女儿像娇贵的花儿捧在手心。记得那些年林开出租车,为了多挣点,常常夜以继日地跑车。芳白天上班,晚上陪着林一起跑车,真的很辛苦!

我的工作一帆风顺,家庭生活就不如芳的美满幸福。一路磕磕绊绊的。那些年,我常常跟丈夫斗气,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有一次,我在小饭馆一个人喝了很多老酒,醉了。给芳打电话。芳问了地点赶过去,我抱着她撕心裂肺地哭,芳不住地安慰我,让我把委屈痛痛快快地哭出来。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,芳及我的另外几个好姐妹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,她们的安慰像温暖的春风抚平我心底的忧伤,让我慢慢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和芳都已成为奶奶外婆了,退了休的我们,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帮子女带娃,一年也聚不上两次。经历了沧桑,姐妹们容颜不再年轻,但心依然光亮如初,姐妹的友情也从没褪色,就像陈年的红酒,越酿越香甜。

端详着芳发来的照片,我转身便看见了姊妹花最青春最美好的样子。有过的疯狂,有过的欢笑,有过的疼痛,还有她们青涩的模样。相信时光再老也老不过美好的回忆。

于是,我给芳发出微信:亲爱的姐姐,我和你的距离,是从冬天到春天的距离,我和你的情意,是夏天到秋天的依恋。我们是开在生命长河里最深情的姊妹花,一起相伴相随,一起观山水赏日月,让温暖的笑颜绽开在夕阳的余晖里,永不凋谢!这样,真好!

